

(日) 大薮春彦 著

FENGKUANG DE FUCHOU

● 杨军 译



疯狂的复仇

下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疯狂的复仇

下册

(日) 大薮春彦著

杨军(逸博)译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長く熱い復讐》

本书根据日本《德间书店》1990年日本版译出

封面设计 乃 宣

责任编辑 张品兴 柯 杨

疯狂的复仇

著 者 / [日] 大庭春彦

译 者 / 杨军

出版者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
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发行者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 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 / 787×1092毫米 32开 印数: 1—20000册

印 张 / 17 字数 / 377,000字

版 次 /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43-1250-9 / I · 115 上、下册定价: 7.80 元

内 容 简 介

鹫尾是一名武艺高强的特种部队队员，退伍后被一家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看中，专门用来行刺反对这家黑社会的政界、财界的重要人物。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每次接受任务时都秘密地进行了录音，以防不测。果然，在一次讨价还价的争吵中闹翻了脸的鹫尾，被雇用他的黑社会设下圈套，以谋杀罪入狱，为了不使他将这个黑社会的内幕公布于众，还将其头部打伤，失去了记忆。

在狱中，他认识了另一伙黑社会的歹徒，该头目看中了他的本领，企图利用他协助越狱。他便将鹫尾入狱原委讲了一半，答应成功后全部告诉他。无奈，他便和这伙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越狱。越狱过程中，这个头目不幸中弹身亡，而其他手下人不明底细。

为了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为了给自己的恋人、因受牵连而被蹂躏至死的江梨子报仇，他根据在狱中听到的一点点线索，开始了艰辛的单独行动……。

他多次闯入敌穴，几次误入圈套，几乎丧生，但坚定的信念使他绝不动摇。终于，在某国的特工人员共同利益的驱使帮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

该书是日本著名社会问题小说家大庭春彦的巨作，场面大，时限长，人物多，情节激烈、紧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经翻开，不完不罢，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人际关系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在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美丽的面纱之后，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充满了邪恶、黑暗和血淋淋的社会真实一面。

目 录

第二十七章	试射	(1)
第二十八章	涩柿	(7)
第二十九章	肢解	(16)
第三十章	群犬	(31)
第三十一章	残雪	(44)
第三十二章	肉体的美餐	(58)
第三十三章	电话	(71)
第三十四章	绳梯	(86)
第三十五章	高原	(100)
第三十六章	联络	(114)
第三十七章	传唤	(129)
第三十八章	疑惑	(144)
第三十九章	运送车	(158)
第四十章	爆袭	(172)
第四十一章	磔刑	(184)
第四十二章	腐朽的大厦	(196)
第四十三章	中计	(210)
第四十四章	秘密磁带	(224)
第四十五章	要塞岛	(239)
第四十六章	同归于尽	(252)

第二十七章 试 射

1.

第二天清早，当鹫尾从睡梦中醒来的時候，大雪连车子外邊的車蓬布上也全蓋上了雪花。虽然大雪还在下着，但比昨天晚上要小得多了。

由于大雪把整个车子都覆盖了起来，起到了隔绝空气的作用，整个晚上他几乎没有感到寒冷。

他从随身带来的鸭绒被里钻了出来。然后用带来的汽油罐打着了喷火，烤热昨天晚上喝剩下的、已经冻了的咖啡。

在距离停车有100来米的地方有条小溪。这是昨天晚上在他入睡前听到的潺潺的流水声知道的。

他又取出折叠式养料套桶和洗脸具踏着没膝的大雪向那儿走去。

这条有3米多宽的小溪水流面上，有一半的地方已经结上了冰。鹫尾踩在一块突出到河中间的岩石上，把塑料水桶沉到了河里，然后用这水刷了刷牙，洗了一把脸，河水冰冷刺骨，几乎使他的肌肉麻痹了。

他又提了满满一桶水，回到了车蓬里边，继续煮咖啡。鹫尾把水壶里灌满了水。等水开了之后，又朝里面加了一些咖啡粉，煮好了咖啡，他又在汽油喷火上放上长柄平锅，在上面放了几块厚厚的腊猪肉。他一边喝着别啡，一边翻动着猪肉。然后，他又利用烤腊猪肉出的油；煎了几个鸡蛋。

吃过早饭，鹫尾便动手在雪里挖了一个蹲坑，在里边解了大便。然后他又回到车里，头枕着大帆布包休息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手表，时间不早了，使用步枪挑着帆布包上了路。为了避免雪在阳光下刺伤眼睛，他还戴上了射击专用眼镜。

在进山后大约 2 公里的地方，有一处进行射击练习的极好场所。

正前方有一处天然断壁，成了理想的防弹壁；而从那儿到鹫尾所站的地方，是 300 米宽阔的平川。

鹫尾把帆布包放到了雪地上，从包里取了锯子，锯倒几棵小树作为靶子的标靶杆。他把贴好了靶纸的标靶杆插在了距离断壁前约 10 米远的地方。

然后他把步枪从帆布包的带子里抽了出来，又取出一条地毯铺在了地上，这儿距离靶子仅有 25 米远的距离。

由于距离非常近，肉眼就可以清楚地看清靶面上的弹着点，所以也就根本用不着瞄准器了。

鹫尾从帆布包中取出了子弹，装了 20 发在步枪中。

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对抗性射击比赛的狙击步枪。由于这种步枪的子弹装药量大，所以它的子弹弹槽也非常宽，每次只能放很少的子弹。

他推上一颗子弹后，便关上了射击保险。

2.

由于毛毯下边的雪非常柔软，鹫尾把这一带压成了个大坑。

因此，他就无法取卧姿射击，只好跪起来用跪姿射击

了。他平端着枪，用左手调节着射击标尺。

由于距离靶标太近了，通过准星看到了墨色的靶心充满了整个视野。与其他准星不同的是，这支步枪的准星是“×”型的。

鹫尾把右脚的脚跟垫在臀部下边，用以保持能够长时间的不动姿式；右膝盖着地，调整着全身的射击姿式。

他慎重地把枪口对准了靶子中心。

狙击步枪上的放大瞄准镜，把靶子中心清清楚楚地印在了眼前，而且这会一点风也没有。只有他自己的脉搏跳动，在影响着枪的稳定性。因此，他清楚地看到了瞄准镜中的黑色靶中心在随着心率有节奏地微微颤动着。

但是，他非常清楚，此时的射击并不亚于在奥运会上夺取射击金牌的意义。

他曾经在电影上看到，射手们的瞄准镜中都是一动不动的，看来那不过是演戏罢了。

当肌肉酸痛，支撑不住的时候，有一秒钟左右的近乎于静止状态。在这个瞬间到来时，鹫尾轻轻扣动了扳机，右手食指的动作几乎没有使整个右手感觉到。

几乎是在同时，子弹的激烈后作用力和清脆的枪声一下子打破了山窝里的沉静，并迅速传遍了鹫尾的全身。

他恭敬般地、并没有动一下，而且倾听着如同疾风扫过树梢一般的尖锐呼啸声。鹫尾没有立刻把弹壳退出来，他为了继续让枪管保持一定的温度，这样可以保证射击精度。他只平静地换了一下姿式。

尽管这是一只放大 6 倍的瞄准镜，但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靶子中的弹着点。

在距离中心点 7 厘米、左下 7 点半或 8 点的位置上，有

一弹着点。

距离 25 米就有 7 厘米的误差，如果是在 300 米距离上，恐怕连人影都打不着了吧。

于是，鹫尾拉开枪栓，弹出了子弹壳，又换上了第二发子弹。

由于枪管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次弹着点又比第一发提高了 5 毫米。

第三发又提高了 3 毫米，但从第五发开始，弹着点就基本稳定住了，在距离弹着点 5 厘米的地方，连着 3 发子弹都击中了同一点处。

鹫尾根据弹点的情况，重新修定了标尺，再次进行试射。结果 3 发子弹全部命中靶子中心，随后他又打了 5 发，几乎与前 3 发从一个弹着点穿了过去。

跪姿射击已无问题了，鹫尾又取了卧姿进行射击，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射击选手来说，这是最稳定、夺分最高的射击姿式了，当然命中率也就高得多了！

3.

鹫尾上去换了一张靶纸，然后又持枪退到了距靶目测约 200 米远的地方。

这次他是进行卧姿射击。他先把射击位置的积雪踏实，用带来的行军铁锹堆上一些积雪拍实，以使射击位置变高一些。

在他进行这个作业期间，他出了许多汗，几乎都热得能脱下外套了。但刚才打热了的步枪又冷了下来。

射击位置修整好后，鹫尾便铺上了地毯，坐了下来，然

后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大苹果，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

这个苹果一直冻到了心里。

吃完“冻”苹果，鹫尾又点燃了一颗烟，然后他把一个三脚架式的望远镜支好，对准靶子调整焦距。

他脱去了上衣。根据经验，衣服的厚度对于射击精度也有影响，尽管那样可以不使肘部受到过于严重的冲击。

他卧好后，便以左肘为轴心，调整着身体的角度，把步枪对准目标。

他将腹部轻轻离开地面。这样一来，就不会由于腹部呼吸和大血管的博动对射击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这在试射验枪时是绝对要求的。

一切准备完毕，鹫尾开始了实弹射击。“啪——”的一枪，在枪口处溅起了片雪花。

他把眼睛对准瞄准镜看了看，打中了距离靶子中心 7 点的位置。鹫尾又连续打了 8 发子弹。这时枪管的温度也升上来了；弹着点也基本固定，大体上处在距离中心 1.5 厘米的位置上。

于是，鹫尾又调整了一下标尺，然后又打了 10 发子弹，均打在了距离中心约 2 厘米处。

他停止了射击，打算让枪管冷却下来，同时在右边的衣袖里放进去 5 发子弹，用体温将它们温暖。

当他认为枪管温度降至与天气相近的时候，鹫尾便从右袖口里取出了一发子弹，推上了枪膛，并稍稍等了一下之后打了一枪。

由于子弹的弹温不同，弹速也不同，弹着点也受到了影响。

在对人体进行瞄准射击时，从冷却的枪管里打出的第一

枪是十分重要的。

当鹫尾再打了一发子弹时，枪管的温度和当时的气温几乎相同；与此同时，正好从右侧刮来的微风也停了。

鹫尾射击了。

再提高一点就正好了。但由于从右侧来的风正好停了，所以这一点距离中心又差了2厘米。

于是，鹫尾又将左右调节的旋扭向左拧了2个档次。实际上，只是向左调了一个档次，因为刚才他已经向右调过3个档次。

微风又起了，这第3发子弹又没有命中中心，但打到了靶中尖的“10”环的圈内了。如果在150米用靶纸就正好命中中心了。

于是，鹫尾又改变了一下射击姿式，用跪姿打了10发，9发都命中了靶子中心，只有1发打到了“10”环以外。

他放下枪，用枪通条沾上了清洁剂擦了擦了枪管内腔。

枪管的内腔如有细小的尘会影响射击精度的。因为从刚才算起来，鹫尾已经打了不少了，枪腔内已经存留了不少火药的残渣或铁屑。

尽管鹫尾用的子弹都是非锈性雷管和火药，无论打多少枪也不会使枪膛内大量生锈的。但在决定生死的关键第一枪时，谁也不能马虎。就连猎人在与大型野兽交战时都十分谨慎，何况是鹫尾要去报复呢！

在清扫之前，鹫尾曾经还打了好几个“8环”；清扫枪膛后，射击精度不断提高，7、8、9环，一直到命中了“10环”。

第二十八章 涩 柿

1.

在试射后，第二天早晨鹫尾又回到了位于立川基地附近的隐蔽地点了。

当然，临回来时，他已经把在会津山试射时的一切痕迹都清扫干净了，一回到家里，他就立刻把试射时所用木靶架，靶纸等，扔进简易燃烧炉内烧掉了，他做事非常谨慎。

他悠闲地躺在床上休息着，在以后的三天里，他一直穿着一身欧洲大陆式服装，乘着电车和出租汽车，转了数 10 家不动产房屋。当时，他还化了装，扮成了一个连腮胡子模样的欧洲人，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不动产房屋所有者的怀疑。

于是，他终于在神奈川县的沟口、大田区的洗足、南多摩的日野市、足立区的西新井、荒川区的尾久以及涩谷区上原人 6 处隐蔽地点。

因为上次偷袭农协弄到了一大笔钱，所以他就是租借些豪华、高级的公寓也付得起房租。

但是鹫尾这次选择的几乎都是些较小的、带二层楼的公寓。而且，都是有一个特点；从自己的房间另有一条直接通到庭院的楼梯。

而且，所有的房东都不是与他同住一楼，住在另一处的，建筑物的前后均带可通行汽车的道路及停车处的；庭院的大小可以修建一座停车库，并且，房间里还有一架独立

的、没有分机的电话等等。

鹫尾之所以选择了沟口这个地方，是由于万一从横浜方面逃跑时，可以在多摩川大桥很近的检查站便于隐蔽自己；

洗足位于多摩川的内侧，通过中原街道时，从沟口到洗足不过5公里；

足立的西新井和荒川区的尾久被鹫尾所选中，也是因为把荒川作为多摩川的行动目标来加以考虑的；

而选择日野则是考虑到，在从山梨方面逃往立川的隐蔽地点时，可以在多摩川受到检查时，不必过川就有隐蔽的落脚点；

并且，涩谷的上原更为有利：这个地方正好位于关乐会总头目权田所呆的总部和他的住宅之间的必由之路——涩谷南平台不远。

在办理这些住宅的户籍时；也要求核看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但都没有被发现什么破绽，顺利办成了。同时，房东还看了他的驾驶执照和银行存折，在交纳了3个月的房租后，事情就办完了。

鹫尾对这些房东们，说因为自己都是从事美术印刷艺术的，所以经常在外地或国外去进行摄影，取材等、常常不在家。

在那之后的3天里，鹫尾连着在这6处隐蔽地附近的商店里买了大量的简易家俱，冰箱、电视机和炊事用具等，忙得不亦乐乎。

在这段时间里，鹫尾还在神田的旧书店里买了许多本与低电压有关的专业书，一有空就静静地阅读。

由于新家有一个重新习惯的过程，所以他不得不轮流去到这些新地点住上一天，这样，他便有了时间认真看书了。

另外他还买了好几本与无线电有关的杂志来看。

十多天后，他穿着一件上面绣有某电器行标记符号的工作服，乘骑着一辆偷来的自行车，出现在秋叶原电器商品一条街。

他转了20多家商店，买了足足装满一个中型的粗厚起绒呢料的帆布包的东西。

鹫尾来到上野之后，便擦去了自行车上的指纹，然后把车扔掉，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青山墓地附近，背着帆布包下了汽车。

他乘上了事先停在墓地内的“卡列娜ST”汽车，开车回到了立川基地附近的隐蔽处。

回到家里，他先来到厨房，打开了煤气烤炉看了看。

早晨在他出门之前用小火煨着的一只羊羔腿已经被火烤得熟透了。于是，他关上炉门，把温度又调到了300℃以上。

这是一间摆着美式家俱的房间。当然，这架煤气炉和冰箱也包括在内了。

他打开了如同一只大衣柜大小的冰箱门。里面放满了粮食和各种饮料，其中有10罐美国啤酒。

这家房东从欠房租的美国兵手里得到了不少在美国随军商店里买到的美国烟。但因不合自己的口味，所以就又转手卖给了租房子的鹫尾。

另外，这家房东原本是一家小作坊的农民，现在专门从事加工金银首饰，并因此而发了家。

鹫尾取出了一瓶冰凉的美国啤酒，突然，在喝了一口时，在他的大脑记忆深处被这种口味的啤酒唤起了某种记忆。似乎过去他曾经在自卫队执行特别任务时，就喝过这种

美国口味的啤酒。

2.

鹫尾把从冰箱里取出来的三瓶啤酒放到了桌子上，独自慢慢地品尝着。当一股清凉彻骨的液体从嗓子流到胃里时，他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当他喝完了这杯啤酒时，烤炉中的羊羔腿也已烤成了焦黄颜色了。他关上炉子，把这块烤好的肉放到一只瓷盘子里放到了桌子上。

鹫尾又取来了大量的辛辣的调味品和一瓶葡萄糖，用来除去羊肉的膻气味。然后用波旁威士忌酒漱了漱口，摆好了要美美享受一番的架式。

餐后，他又一口气喝了3杯咖啡，又抽了5只香烟，然后，天刚刚擦黑，鹫尾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鹫尾睁开眼，简单吃了一点早餐，便进了地下工作室，着手制作极超短波接收机的工作。

他利用半导体收音机要做成一架大型的无线电收发两用机，变换一下其中的频道，就可以接收来自警视厅第1至第8方面本部，以及与东京相邻的4县机动部队的各种信号。

除了上一下厕所和吃一些简单的饭之外，一点也没有休息，连续干了20多个小时，终于完成了。

立川在第8方面本部的管辖范围内。鹫尾走到院子里，拉长了天线，然后回到地下室，打开开关，把旋扭调到了一定的位置，便清晰地收听到了第8方面本部与各警察机动队的联络信号。

另外，他在汽车里安装的信号接收装置与地下室的强力

接收信号也成功了。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当汽车发动时干扰产生的杂音太大。不过，关于这一点，鹫尾已经估计到了，所以，他还在接受装置和外型天线之间，加上了防止杂音的特殊装置，而良好地解决了。

他在院子里发动了一下汽车并走了几步，确定没有特别的大问题了。

当然，像鹫尾这样监听警方的联络信号，窃听别人的谈话内容，已经触犯了法律。不过，鹫尾早与法律成了冤家对头。

测试完毕，鹫尾又来到地面上的餐厅里，喝了些饮料就睡下了。

第二天起床后，鹫尾就开着“桑尼”汽车，朝西落合方向驶去。

据说这里曾是鹫尾和野泽江梨子共同住过的地方，这是关东会的大干部远藤说过的，还说今天这儿已经是关东会的打手们居住的集体宿舍了……。

“江梨子……江梨子……”

鹫尾回忆般地喃喃私语道。

但是，失却了记忆的鹫尾，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江梨子的音容和笑貌了。

他只知道，与他相爱的江梨子，也因怀疑匿藏了鹫尾偷录的有关决定关东会和江藤前首相的秘密录音带而受到关东会的严刑拷打，轮奸、以至惨死在这伙禽兽的手下。

也就是为了增加对关东会和江藤的仇恨，鹫尾发誓一定要来曾和江梨子共同住过的地方来看看。

远藤说这个住宅在哲学堂附近。鹫尾开车，顺着6号环形公路驶向目白大街。进入目白大街后直接向中野大街驶

去。这时街上人来人往，交通十分繁忙。

据远藤讲，那处住宅正好位于哲学堂和中野大街并行的“夹缝”之中。这条大街，也许就是所谓的中野大街了吧！

鹫尾把车子开到西落合，便向左朝这条大街驶去。右侧可以看到哲学堂了，而且他还看到在左侧一家酒店前边，停着一辆“马自达”汽车。

后排座的车门大开着，里面坐着一个傲气十足的、一看就像是个打手模样的年轻男人，在他的上衣胸前，还戴着一枚关东会的铜质徽章。

鹫尾把自己的车子停在了离那辆“马自达”车 25 米远的一条人行便道上，把一份交通图拿出来，像是在寻找什么地址似地把眼光放了下来。

这时，两个酒店的店员从酒店里走了出来，手里抬着 6 箱啤酒，后边跟出来了另一个打手模样的年轻男人。鹫尾远远地看着他们的交谈，从他们的口型上，鹫尾知道这个打手在对这 2 个店员说：

“记帐，月底一块算！”

3.

后来的这个打手钻进了助手席，刚关上车门，就从排气管里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金属撞击声一般的发动机声。“马自达”的两个后车轮激烈地扭动了一下，就像飞起来似地开走了。

这辆“马自达”向前开了有 30 米时，突然向左拐去，驶上了一条狭窄的住宅街。汽车轮胎在急速扭驶中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于是鹫尾也发动了汽车，紧紧地跟在了后